

中国古代
文化遗迹

王鲁湘 / 著
严钟义 薛玉尧 / 摄

神明之地

寺观·石窟·佛塔·陵墓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鲁湘／著
严钟义 薛玉尧／摄

神明之地

寺观·石窟·佛塔·陵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明之地 寺观 石窟 佛塔 陵墓 / 王鲁湘著; 严钟义, 薛玉尧摄.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1

(中国古代遗迹丛书)

ISBN 7-5039-2675-9

I. 神... II. ①王...②严...③薛... III. 文化遗址—简介—中国

IV. 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4714 号

神明之地 寺观 石窟 佛塔 陵墓

著 者 王鲁湘

摄 影 严钟义 薛玉尧

责任编辑 金 燕

装帧设计 迷谷设计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0

字 数 / 150 千

书 号 / ISBN 7-5039-2675-9/G·476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中国唐代诗人陈子昂登上燕昭王修筑的黄金台遗址，竟然生出无限的孤独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历史文化遗迹的巨大魅力。同每一个个体生命相比，历史文化遗迹无疑都比较恒久，可以让人兴起莫名的愁绪。同时，每一处历史文化遗迹，又毫无例外都经历过由盛而衰的沧桑变迁，在风雨剥蚀与朝代兴替中，被一种无常的力量左右而不能自主。所谓的恒久，亦不过是在时间的劫波洪流中被缓缓吞噬及至消解为尘土的过程。所以，杜甫在成都寻觅诸葛亮的祠堂，看到的只是“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李群玉在西陵峡边看到的黄陵庙也只是“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至于杜牧，在金陵就只能遥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也许，从历史的眼光看，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数千年文明史，在宇宙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尽管如此，再达观的人面对历史文化遗迹也还是不能不动容。毕竟，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也是历史的过客。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坚信灵魂不灭。我们面对历史文化遗迹，其实就是这样潜在的心理：我们是在同古往今来的灵魂对话。那些存在过，又消失；创造过，又寂灭；爱过，恨过，生育过，劬劳过，最终都遁形的灵魂，是值得敬畏的。哪一处历史文化遗迹的上空，不盘旋着无数这样值得敬畏的灵魂呢？人有魂，族有魂，史有魂，国有魂。遗迹终归会化为尘土，惟有灵魂不灭。有无数高贵的灵魂注视的土地，是一片神明之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在历史的洪流中，文化遗迹是幸存的岛屿。它们将文明的记忆顽强地保存着。终有一天，这些历史岛屿也会消失。但是，只要它们一息尚存，

序 言

就会把历史的惟一性尽最大的可能保存下来，使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伟大之处供后人凭吊。过往的岁月，有显赫峥嵘的巅峰，亦有不足挂齿的狭谷，却都是惟一的。

当传说和史诗都已缄默时，只有遗迹还有话说。遗迹不是冰冷的砖瓦木石，遗迹也不是废弃的断壁残垣。遗迹是尘封的记忆，需要我们勤加拂拭；遗迹是长满苔藓的古碑，需要我们用心扪读。遗迹是一眼古井，你可以再淘出汨汨清泉；遗迹是一口古钟，不撞不鸣，小撞小鸣，大撞则大鸣。

本书所介绍的125个中国古代文化遗迹，只不过是从灿若繁星的无数的文化遗迹中随机挑选出来的。有些原本就很有名气，有些却寂寂无名，但都很有文化内涵，充满历史信息。它们基本涵盖了中国文化遗迹的各个方面，有原始村落、墓葬、城址，还有宫殿、民居、桥梁；有石窟、佛塔、寺观，还有岩画、摩崖雕刻；有古代观象台，还有万里长城，等等，等等。这些遗迹像一串珍珠，贯穿它们的是七千年的历史脉络。触摸它们，仿佛触摸祖国母亲苍老的肌体，有过光荣与梦想，也有过辛酸和无奈。不过，我倒更愿意读者抱着这样的心态穿行于这些古代文化遗迹之中：

谁家残雪，何处孤烟？向一溪桥，一茅店，一渔船。

溪光不尽，山翠无穷。有几枝梅？几竿竹？几株松？

王鲁湘

江山寺寺钟	1
蓬莱阁	2
白云观	4
白云山庙和香炉寺	6
孔望山摩崖佛像	9
白马寺	11
海宝塔	14
云冈石窟	16
莫高窟	18
希玄寺石窟	21
悬空寺	23
须弥山石窟	26
石经山藏经洞	28
龙门石窟	30
崇圣寺三塔	33
庆寿寺石窟	35
南禅寺	37
北庭回鹘佛寺遗址	40
凌云寺大佛	42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44
大雁塔	47
少林寺	49
卧佛院摩崖造像	52
大昭寺	54
灵隐寺	57
普陀山佛教圣地	59
开元寺狮子王	62
茗山寺摩崖石刻	64
祐国寺塔	66
隆兴寺	69
下华严寺	71
佛宫寺释迦塔	74
缅寺佛塔	77
飞来峰石刻造像	79
天宁寺塔	81
华严洞	83

目 录

宝顶山摩崖造像	86
一百零八塔	88
妙应寺塔	90
哲蚌寺	93
福庆寺	95
扎什伦布寺	98
开元寺	101
白居寺	103
觉生寺	105
外八庙	108
筲竹寺	110
雍和宫	113
托体同山阿	115
西水坡仰韶文化遗迹	116
大甸子墓地	118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20
东周士卒排葬坑	122
军都山山戎文化遗存	124
军都山山戎文化遗存	126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128
帷戏图壁画墓	131
大葆台西汉墓	133
东汉墓	135
邙山墓地	137
湾漳北朝壁画墓	139
乾陵	141
章怀太子墓	143
北宋皇陵	145
宋四郎墓	147
西夏王陵	149
明十三陵	151
清东陵	153

中国有千年古刹而无千年宫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的砖木建筑，最古老的，也就是唐代的了。它不是宫殿，更不是民居，而是佛寺，深藏在五台山。至于更为久远的地表建筑，可能就是佛塔了。也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再宏丽的宫殿，一旦改朝换代，面临的就被摧毁的结局。每一个新王朝都会拆掉旧王朝的宫殿，把它们夷为平地，变成丘墟，所谓以此镇压前朝王气是也。清朝承用了明朝的北京紫禁城，却也把南京的明宫平掉了。旧宫殿被拆运到海天佛国的普陀山，在那里修建了普济禅寺和法雨禅寺。由此可见，王宫的命数远远比不过佛寺，甚至也比不过道观。

白马驮经，佛教东来。这一外来宗教融入中国，经历了一千年，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最多的遗迹，有些断了香火，有些却传灯不绝。佛教的渗透力真是太强了。在皇宫里，在闹市中，在沙漠瀚海，在深山老林，无处不见梵宫琳宇，无处不闻禅院钟声。高标入云的庄严宝刹，几乎成为中国大地江河的标志性景观；启迪出骚人墨客无尽的诗情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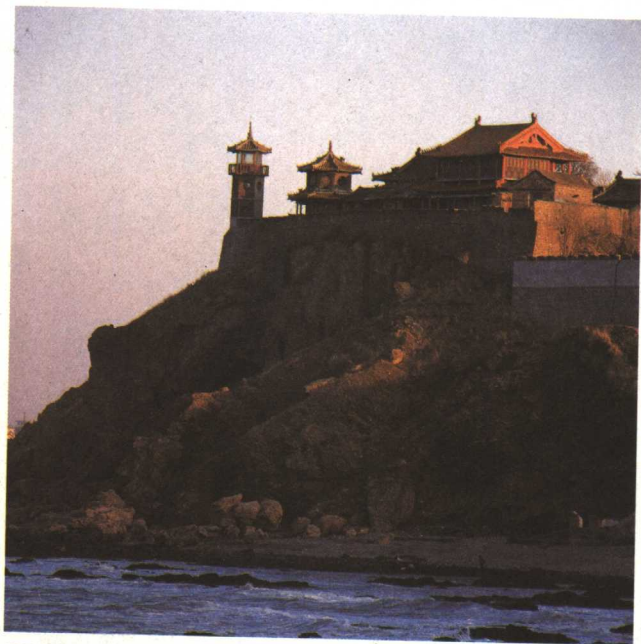


(山东蓬莱)

蓬莱阁

修阁为登仙
筑城乃御寇

对于生长在广袤的大陆腹地的人来说，海是激发想象的力量。他们固执地认为，大地的边缘到此为止，不能离开大地的人类的世界也到此为止。大海是另一种存在，那些高于人类的秘密都深藏在大海之中，水天交接之处，一定有一个更高级的世界，那里的生物脱离了大地引力的羁绊，能够自由翱翔，也跳出了时间的樊笼，超越生命的局限而获得永生……



建于丹崖山上的蓬莱阁



丹崖山麓的八仙石

然而，居住在大陆深处多山地区的人们，最早是把神仙的国度想象在高山绝顶云雾缥缈之中的。后来，从最东边临海的齐国，方士们带来了海上有仙山的传说，它越传越神，很快传到了正在为“人固有一死”而发愁的秦始皇耳里。据传说，秦始皇因此大起龙驾，从四塞之固的关中，穿山越岭，东巡齐国故地。齐国方士徐福等人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居住有仙人。史书没有记载徐福是否领秦始皇到海边看过“海市蜃楼”的幻景，总之秦始皇闻言大喜，深信不疑，于是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各五千名，驾起大楼船，扬帆出海，寻觅仙岛，向仙人求不死药去了。据说这支船队最后抵达日出之国的日本，向这个尚未十分开化的岛国进行了一次文明的移民。

大约过了一百年以后，又出了一个好神仙的汉武帝。汉武帝可是真的看到了“海中蓬莱”。我们知道他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但那个时候的人解释不了大气中这种光折射现象，所以当海市出现时，那种“重楼翠阜出霜晓，群仙出没空明中”的奇异景象，那种好像整个世界都浮在波光云影之上摇摇荡荡时虚时实的感觉，的确如宋代文豪苏东坡所说：“异事惊倒百岁翁。”

汉武帝当然很想去那“海中蓬莱”，但他担心万一不成，像秦始皇那



样贻下历史笑柄，所以他很聪明地命令当地郡守在海边筑一座蓬莱城，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汉武帝的蓬莱城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晓了。现在的蓬莱城是北宋所建，以后屡有增修，遂成今日之规模。

步入白云门，就是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已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蓬莱阁。蓬莱阁建于丹崖山上。阁下山壁，犹如斧凿刀切，齐斩斩地直抵水面。蓬莱阁并非只有一阁，而是一组古建筑群，主要由吕祖殿、三清殿、蓬莱主阁、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等六个建筑单体组成，听名字就知道是以道教为主、杂糅佛教的宗教建筑，当然少



蓬莱阁“观止矣”戏台

不了又有许多风格不同，但又大同小异的楼、殿、亭、阁，犹如众星拱月一般，依山就势，错落错落，层层叠叠，将那些主体建筑烘托出来。蜿蜒于各亭殿的廊壁之间，自然又少不了楹联、碑文、石表、断碣，镌刻着名人书画，其中鱼龙混杂，许多政客免不了要来此附庸一番风雅。碑刻中值得一提的应数苏东坡的手迹刻石，它横卧地上，一面刻楷书，一面刻行书，诗好，字好，人也有名，遂成阁中瑰宝。其实苏东坡在登州任上前后来了不到五天，就被诰命回京了。他甚至来不及看上海市蜃楼，眼看就要走了，急得这位号称“坡仙”的大诗人只好祷告海神广德王。他自己说祷告很灵验，第二天果然见了，并据此写下《海市》一诗。可以肯定苏东坡没有见到，因那时是

冬季，海市的发生只在春夏。但他根据传闻和想象写出的海市，却又的确是所有描写海市的诗文中写得最好的，好就好在

写出了个“空”字。据看过海市的人说，海市出现前，一般天气较晴朗，但远处大海有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海面上先是隐隐约约现出岛屿的轮廓，然后越来越清晰。岛上的道路、树木、山峰，历历可辨，有时还能看到高台楼阁，以及时隐时现的行人与车辆，持续数十分钟，然后慢慢消失、又是碧水晴天，白帆映日的眼前实景。

蓬莱阁的主阁坐北朝南，是一座双层木结构建筑，丹牖朱户，飞檐八角。上层外围绕有一圈明廊，游人可凭栏远眺。如果是雾天，则四顾茫茫，轻纱般的云雾缭绕阁下，使人产生一种凌空御虚、超凡出世的感觉。

其实即使没有海市出没的季节，登蓬莱阁观日听澜，神仙亦不过如此。观日听澜有专门去处，一叫宾日楼，一叫观澜亭。黎明时分登宾日楼看大如车轮的红日磨海而出，腾离海面，空中、海中两个太阳若连体婴儿浴血诞生，仿佛宇宙初辟，天地始分。无云无雾时上观澜亭最佳。足踏丹崖，俯视大海，水天一色。运气好赶上大潮汛，则眼见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耳闻涛声隆隆，似从水天尽处滚滚送来。



“丹崖仙境”前的石狮



丹崖山下的“备倭城”



站在白云门前向南眺望，登州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辨：深巷回曲，石墙青阶。这就是古时候走过千军万马的街衢。古登州水城，又叫蓬莱水城，是中国现存有名的海军基地之一。它始建于宋朝庆历年间，当时名为刀鱼寨。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刀鱼寨的旧址上，改建为水城，唤作“备倭城”，主要用来对付来自日本的武装海盗。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公元1582—1587年)就在这里操练水师。后来，戚继光又北调蓟州，负责督修蓟州段的长城。这段长城由于采纳了蓬莱水城的构思，被树为明代长城的典范。现在水城南面有戚家祠堂，祠堂前有石坊一座，名曰“父子总督坊”，是人为纪念戚继光和他的父亲戎马一生保家卫国的卓越功勋而立的。

用来求仙的蓬莱阁和用来御寇的蓬莱水城如此紧密地连成一体，真是绝妙无比。守卫水城的将士朝海上望过去，只觉大海满藏杀机，一片刀光剑影。而登上蓬莱阁的闲人游客，遥看大海，却是望眼欲穿，亟盼仙乐袅袅前来接引登仙，去那海上三山逍遥快活……



白云观山门前的木牌坊及石狮

的民族宗教。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确实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道教信仰的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不必等死后灵魂超度。这是它与别的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之点。道教的产生也很特别，它不是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逐步积累、多渠道汇合而成的。金元之际，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其中发展于北方的全真教由于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重视而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盛极一时。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其始祖王喆(王重阳)于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云游至山东宁海，先后收了七个弟子。大弟子马钰曾在家中的南园筑室请王喆居住，王喆题此室曰“全真庵”，是为王喆所创全真教命名之始。王喆取“全真”之义在于，旧道教“浮华”、“虚妄”、“不真”之积弊甚厚，他要革除积弊，在老子之道的基础上融进儒、释内容，使之成为“三教圆融”的“真道”。在他看来，只有融通了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故自命其教派为“全真”。

全真教的大发展是在丘处机遇于成吉思汗以后。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金大定七年从王祐修道。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所至皆投戈拜命”。这件事使丘处机名声大振，引起宋、金、蒙古三帝的注意。金宣宗于公元1216年春、宋宁宗于公元1219年8月，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冬先后派使者来召请。丘处机审时度

(北京)

白云观

全真道第一丛林

在北京西便门外的闹市中，有一片清幽之地，这便是著名的道教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它是惟一根植于中国、发源于古代文化



势，谢绝了金、宋之召，而慨然应诺了成吉思汗之召，这对全真教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公元1220年，丘处机不顾72岁的高龄，不辞风沙险阻，率领十八弟子启程北行，历时四年，行程近万公里，最后到达中亚撒马尔罕大雪山，拜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远涉中亚的动机，可以从他出发前赠送道友的一首诗中看出来：“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愿意以自己“残喘”的身家性命冒寒远游漠北，为天下生灵消忧。许多史料都记载了丘处机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和“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的思想晓喻成



供奉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塑像的老律堂



雪山应聘图画卷局部

吉思汗的事。史籍认为，丘处机和成吉思汗的这次会见拯救了无数黎民的生命。

在白云观的中心建筑丘祖殿中，保存有一幅《雪山应聘图》，描绘的就是丘处机于公元1220年远涉中亚大雪山会见成吉思汗的史实。丘处机79岁去世，死后，就安葬在丘祖殿下。

丘处机从中亚回燕京后，居白云观，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开创传戒制度，公开设坛收戒，广收门徒。

白云观相传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是唐太宗为奉祀老子而建造的，当时叫天长观。白云观内至今仍存有一座老子石刻像，据说是唐代的遗物。丘处机居此后，以他的道号长春子为名，改名“长春宫”。明初扩建，更名为“白云观”。

白云观今日的主体建筑，基本上是清代白云观第七代方丈王常同重修时的规模。

白云观的建筑格局是以八卦方位布局的，以子午线为中轴，坐北朝南形成中路，东西两路互相对称，形成一个建筑群。

白云观的主要殿堂坐落在中路，其建筑风格与中国的宫殿建筑十分相似。由于道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讲究上下尊卑，所以在道观建筑中也有所反映。白云观的中路殿堂，无论是外观还是



丘祖殿内供奉的丘处机塑像



殿内陈设或殿前的院落，都较东西两路的高大、华贵、宽阔。中路奉祀的是道教中的尊神，如玉皇大帝、三清四御、全真道的教祖王重阳(王喆)、北七真人(王喆在山东所度七大弟子)等。

白云观中路的主要建筑大致分为五进，有灵宫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灵官殿在山门的北面，供奉着山门的护法神；丘祖殿是中心建筑；七真殿也叫老律堂，是观内道士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全真龙门派历代律师传戒之地。中路最北端是一双层建筑，上层即三清阁，供奉道教最高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大尊、太清道德天尊。下层即四御殿，供奉位在三清之下的天上神界四位大帝。

如果说中路的建筑类似于宫廷中的正殿，充满刻板、肃穆的气氛，那么，东西两路的建筑较接近于民间的四合院，更富有人间烟火味，东西两路供奉的神仙也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现东路殿堂的神像早毁，已成道士的生活区和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西路殿堂主要有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和元辰殿等，受老百姓香火最多。元君殿也叫子孙堂，奉祀碧霞元君，在其两旁分别供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是善男信女求医、求嗣、保佑子女平安而烧香许愿之处。元辰殿也叫六十甲子堂，奉祀道教中的六十位星宿神，这些神的名字都是用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的，是人间众生的本命神。

白云观除了殿堂外，还有亭、台、楼、阁、假山、回廊，殿堂森森，树木匝地，廊腰曼回，平时十分清静幽雅。每年春节前后，白云观庙会则



玉皇殿内供奉的玉皇大帝像

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去处，而正月十九日丘处机生日这一天，又是白云观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称为“燕九节胜会”。●

(陕西佳县)

白云山庙和香炉寺

善道教化的宗教
苦难心灵的安慰

在黄河晋陕峡谷的中段，两岸危岩耸峙，水流湍急。从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壑中流出来的葭芦河，切出一条深深的河谷，一直切入黄土底下的原始基岩上百米之深，然后同黄河峡谷沟通。就在这一大一小两条浑浊的河流切割出来的峡谷夹角之间，一道狭长的石梁如利刃斜插黄河，薄薄的刃锋上，高悬着一座古城——佳县。

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在神宗皇帝的倡导之下，道教大兴。也就在此时，佳县古城南北的两座山梁上，建起了白云山庙和香炉寺。

何谓“道教”？不妨多说几句。“道教”一词，在南北朝以前只是一个为诸子百家所共用的概念，并不是现在所称的“道教”的专称。那时诸子百家无不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称之为“道”，以道教化众人，便称之为“道教”。东汉末，在中国巫道、方仙道、黄老道基础上产生的“五斗米道”，也同诸子百家一样谓为道教，亦即“以善道教化”之意。大概“道教”一词成为“五斗米道”的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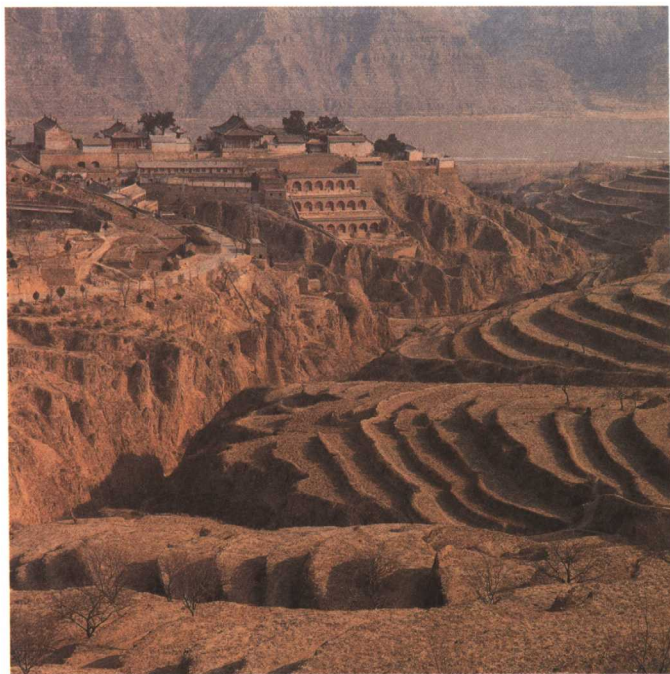
白云山庙殿宇台基上的盘龙石雕

称，是在完成了对老子的神化，建立了以“太上老君”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神学理论之后，时间当是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因老子是道家，“五斗米道”将道家宗教化，推尊和崇奉老子及其“道”，自然而然，别家也就不再自谓“道教”，而“道教”一词也就成了“五斗米道”的专用称呼，这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便已明确。道教以中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为基础，其主要内容及特征包括主张神化存在，神仙可求，认为修持方术可以长生不死，登仙享乐，举行祭祀醮仪可以祈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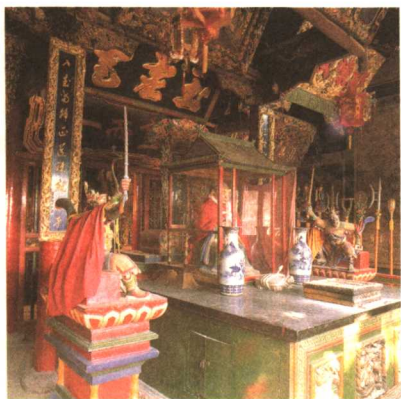
免灾，同时因吸收道家、阴阳五行家、儒家 纬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为神学理论。因此该教具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性质。可以说，它有着浓郁的中华民族古代宗教意识色彩，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的一切经典，无不宣称其根本信仰为“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与主宰者，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时不存，是宇宙一切的开始与万事万物的演化者。有了“道”才生成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演化而构成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由此而化生万物。道之在我者就是“德”。“道”与“德”制约、驾御宇宙的一切，天、地、人三个范畴都离不开“道德”的维系。奉太上老君为无世不存之至尊天神，这是道教信徒最根本的信条。道教以太上老君为创世主。太上老君所创造的这个天地，无限广阔浩渺，上至极远之玄天，下及极深之地府，这个天地既包括“彼岸世界”，也包括人们所生存的世俗世界。道教是一种以生为乐，重生恶化的，甚而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故而道教采摭、造作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术，诸如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

行跷、房中、守庚申，等等。另外，“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善恶报应观念，是一般道教徒信仰中最根本、最普遍、最渗透人的意识的教义。在这样的教义的思想基础上，出现了宗教道德，出现了戒律、清规，出现了修心、修善、积德、修性等等的修持经法。如果不是虔诚地相信天道承负及善恶报应，则等于不承认冥冥中有天神照察一切、主宰一切，也就无所谓修持，从而也就不是道教徒了。中国道教在上述教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教徒对神仙的虔诚崇拜、对神仙幸福境地的向往和对神的惩罚的恐惧。信仰者满怀宗教热情，在茫茫的迷雾中寻求希望、幸福及精神解脱，以安慰自



白云山庙建筑群



白云山庙的主体建筑——真武殿

已苦闷的或苦难的心灵。

陕北，这片被苦难浸透的土地，随处可见规模大小不一的宗教建筑，村有村庙，乡有乡寺，供奉各路神仙，上至“三清”天尊、太上老君，下至圣母娘娘、黄脚大仙，甚至还有猪八戒和兔爷。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在河水侵蚀而成的山梁的脊背上，往往三面临渊，只有一条窄窄的陡峭的石道上下相通。这条石道，就是神道。

白云山庙，不仅是陕北规模最大的道教寺观，恐怕也是同陕北相邻的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这一大片黄土高原中最负盛名的道教丛林了。据《葭州志》和庙内现存石碑记载，庙创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重修并扩建。

每年旧历四月八日庙会期间，相邻各省信徒和香客，来此朝山进香。鞭炮乱响，声震陕晋，不见白云，惟有青烟。两口直径2米的铸铁香炉，不一日便香灰满积，求签者凭签可以领到一纸签文，签文都是难以确解的七言诗，预示来年在“谋望”、“家宅”、“婚姻”、“失物”、“官司”、“行人”、“占病”等等

方面的吉凶祸福，抽得上上签者，喜形于色，抽得下下签者，无名火起。当地人说白云山庙的签灵验。有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说颇为有趣：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最艰难的时候到达佳县，两次登山观白云胜景，并在庙中戏台看戏，他也曾戏抽一签，看罢哈哈大笑。庙中道士至今相传，毛泽东所抽乃下下签。深谙辩证法的毛泽东知道，此乃否极泰来，绝妙好签也！

佳县城下，有一古渡，名桃花渡，是通往河东山西的要津。渡口背倚一峰，该峰三面空绝，仅



殿堂内的“上清授受”壁画

一面与城内相通。峰前有巨石如柱。每当夕阳西坠，壑隙中泻出一脉余晖，斜照石柱，远望恰如一柱高香点燃在香炉上。明万历年间，人们于石峰上建圣母阁，俗称香炉寺，又以3米长的横木做

桥，连接石峰与石柱。石柱上建寄傲亭，登亭俯瞰黄河，惊心动魄。香炉夕照，山寺倒影投入黄河，浮动于粼粼波光之中，神秘辉煌难以言传。人类借大自然之力，在神的面前点燃的这一柱永不熄灭的香火，似在为古渡木舟上的人们永祈平安，并超度那些覆没于黄河波涛中的亡魂。●



坐落在黄河西岸山峰上的香炉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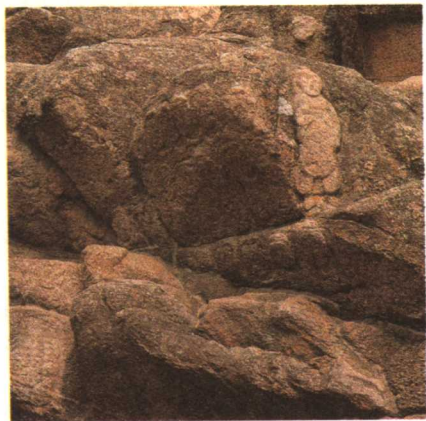


(江苏连云港)

孔望山摩崖佛像

西天如来，
竟从九州的
“东门阙”登陆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图像，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的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可惜的是，这里的塑像已随岁月湮灭一空，但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第二程，就是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开始筑造的敦然



“佛涅图”摩崖造像

而，地处中国大陆最东边，临近黄海岸边的一座摩崖石刻却对人们的过于自信提出了疑问。据说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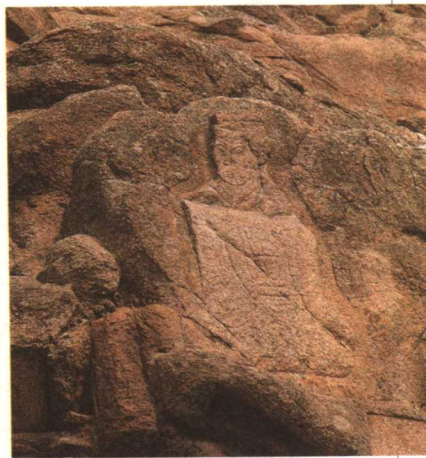


供养人摩崖造像

曾三次登临这座摩崖，所以后来的人们便把这摩崖上的石刻称之为“古圣贤遗像”。显然，这是附会之说。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由于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一由海外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支持，人们开始正视这座摩崖石刻的客观现象，并且一下子认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孔望山摩崖造像是凿刻于东汉、比敦煌要早二百年的佛教图像！

静默了一千八百多年的佛教内容被解读，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却随之丢给了历史学界：佛教既然是通过陆地



东海郡摩崖造像

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在这条丝绸之路通达不到的中国东部的海岸边的孔望山地区会有早期的佛教传播呢？佛教图像为什么会飞越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首先在大陆最东部的天涯海角显现法身？为什么恰恰会是孔望山？

人们重新翻检历史，发现：孔望山所在的汉代朐县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港口。

早在秦以前，从孔望山往西到彭城铜山，到今中州洛阳，到关中咸阳，自古就有一条宽阔的陆上交通线，秦始皇曾三次东巡到达朐县设立“东



门阙”。由这条当时称之为“国道”的中段洛阳南下，经南阳、长沙、广州、日南(今越南)，即可接上海航线，下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登上南亚次大陆进入印度本土。同时，也可从孔望山下沿着东南沿海航行，进入印度洋。这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

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佛，就是这样凌波踏浪，一路慈航，在海风的吹动下，终于比穿越流沙，程程东进的陆上传播提前登上中国大陆。而孔望山留下的佛教摩崖造像，也就成为“九州崖佛第一尊”。

可以明确辨认的图像，有立佛、坐佛、佛涅槃变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等。

从雕刻手法看，同陕西汉朝将军霍去病墓前

的石雕手法完全一样，也是“依石造型”，即根据石头的天然形状，巧妙地加以利用，只在关键的地方或不得不加工的地方，稍微地雕刻几下，形象便呼之欲出。比如《佛涅槃图》，利用几块相连的青灰色断崖，在陡立的断面上，雕刻出几簇密集的人群头像，他们是在悲悼佛的入灭而凄楚号哭的弟子。在这几块青灰色断崖下面，正好有一块横向的石头，其中有一段正好是肉红色。聪明而富有想象力的不知名的雕刻家联想到释迦牟尼，显然是受到这块横卧的石头启发。他仿佛看到了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已毕，化缘既尽，在娑罗树下，用一天一夜讲完《大涅槃经》后，右手支颐，安然入灭的情景。于是，他在肉红色的部位，雕出了一颗仿佛在夏日的中午小憩的佛头，



立佛与门亭长摩崖造像